

# 豆花泡馍的味道

◎杨焯琼

喜欢吃豆花泡馍，原汁原味的凤翔豆花泡馍那种，喜欢它的口味、它的口感。特别是曾在凤翔府治求学三载，这种凤翔地域美食舌尖上的味道诱惑，已经扎根在了我的味觉当中。

后来离开凤翔，能品尝到这种美味的机会就极少了。可但凡有机会，我就会趋之一饱口福。口中品味着，当年恰同学少年时的那些情景、那些岁月的昂扬、那些美好的期望，就会涌现眼前，让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是我对豆花泡馍情有独钟的另外一个原因。

早些年，要吃凤翔豆花泡馍，要么得去凤翔，要么得到市上去，凤翔以外的县城几乎没有豆花泡馍的踪迹。不知啥时候，我所在县城的街道挂着豆花泡馍、凤翔豆花泡馍、正宗豆花泡馍等招牌的店面渐渐多了起来。我也几乎是知道一家就去品尝一次，但多是扫兴而归。因为不仅味道、口感差异很大，就是豆花、馍片、豆浆也都大为不同，基本是只有凤翔豆花泡馍之名，没有凤翔豆花泡馍之实。

凤翔豆花泡馍的豆花，是用本地地产的优质大豆磨好的纯豆浆，以石膏水点化而成，软硬适中。硬，可以用筷子夹起，送入口中；软，入口清爽适宜，得人喜爱。所用豆浆，原汁原味，自带豆子的天然香气。

而所泡的馍，是用渭河北塬深厚土层之地所产的优质小麦面，以麦草文火烙制而成，面的软硬、烙制火候都要

恰到好处。这样的馍泡入豆浆后，入口酥软而略带筋道，口感极好。每一种地道的美食，即使看着简易，那也一定是用心用情之作，容不得一点敷衍。比如凤翔豆花泡馍，不论是原材料的马虎还是制作中程序的不到位，豆浆掺开水、烙馍揉面不均匀等等，都会影响成品的口感、味道。

真正的凤翔豆花泡馍，不仅是一种可以养家、可以致富的技术，更是一种内心的享受和寄托。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些一辈子坚持经营某种地方美食，虽然因此致了富，依然乐此不疲终其一生的人。“做一种正宗美食去挣钱”和“为挣钱做一种美食”，这两种观念所生产出的美食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如我一样对豆花泡馍情有独钟的朋友说：县城东头有一家正宗的凤翔豆花泡馍店。我于是赶在饭点前往品尝。一入店，一股豆香与油泼辣子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桌位满员，前面还排着一列四五人的小队。

老板是一位个头不高，却精明干练、三十出头的女人。她戴着口罩，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操作，抓馍、过汤、豆花入碗、浇汤、放盐入味，再放一勺油泼辣子，这一切在女老板的手中顺滑流畅，如行云流水。终于到我了，碗一上桌，我便急不可待，夹起一块豆花入口，

嗯，还真就是那个味道，豆花软硬适中，入口顺滑。喝一口豆浆，浓浓的豆香味和着油泼辣子的香辣氤氲在舌齿间，飘荡在不大的店中。一口泡馍入口，馍绵软而筋道，带着一种麦面的自然香。麦香、豆香，豆花泡馍满店香，恰如当年凤翔府治的旧味，于是慢慢品来。

记得曾有好几次，特别馋这个味道，就驱车去凤翔，在东湖边的一家老店

馍原产地厚重的文化在清新的空气中荡漾。

正在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回味时，耳边传来老板的问话声：“你看够不够？豆花和馍要不要加？”很快又补了一句：“加馍和豆花是免费的。”

此后，我便成了这里的常客，隔三五就去一次，感觉那种正宗的味道一天一天愈加浓厚。

漫画 陈亮作



品尝了一碗，再去凤翔的老校园转一转，顺便游览东湖，仰左公柳之高，登君子亭而思坡翁，上一览亭赏湖光水色，瞻《喜雨亭记》碑、《凌虚台记》石铭……更觉这一碗泡

# 一双布鞋

◎张树萌



下午下班，受妻子邀约，陪她逛街。

“老张，看这里有卖布鞋的，我想给爹买双布鞋，爹走路鞋总拖地，布鞋轻巧能好点。”妻子一边说着，一边拽着我往她摊上扑去。“老张，这鞋一双多少钱？”“姑娘，这鞋是我一针一线纳的，一百块钱一双，看你是给家里老人买，就便宜点，八十块。”这一老一少交流互动着，就在摊主老太太抬头的一瞬间，我突然惊呆了，面容清瘦，岁月的年轮似车辙一样清晰可见。她身材瘦小，还穿着大棉袄，留着被风吹得有点凌乱的剪发头，捧着手机支付二维码卡片的手皴裂干燥，这多像我的母亲呀。

我的母亲是一位干练的人，别看她身材瘦小，但遇到事情从不拖泥带水。记得那年三姐中考失利没能如愿，可她一心想复读，又深知家里负担重。母亲看出了三姐的惆怅，没有与父亲商量，当即决定让三姐去复读，并明确告诉三姐，只要想念书，不管几年都行。

母亲是一位要强的人，在我上小学时，一大家十余人，既有体弱多病的奶奶要赡养，又有嗷嗷待哺的侄儿须抚养，还有我们三个小的要上学，正是子女的成长期，父母的爬坡期。母亲因为右手患有风湿，加上常年过度劳累，导致手指变形。我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兄弟姐妹当中最捣蛋的，上小学三年级的冬天，还没等放寒假，棉鞋左脚大拇指已憋不住露出了头，小伙伴们见我一只脚指头露在外面，嘲笑说，你“大舅”出来了！此时大哥已是老师，我跟着他在外村上学，大哥也觉脸上挂不住。母亲知道后，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给我做鞋了。父亲看着母亲颤巍巍的样子，也主

动分担；母亲纳左鞋底，父亲纳右鞋底，两人分工明确。早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炕头放着一双崭新的布鞋。当时我只知道穿着暖和，没有想过是父母熬了一夜的成果，更无法想象母亲如何忍着右手疼痛，贴着膏药，眼睛昏花，坚持了一夜。以后我每当看到布鞋，亲切感就会涌上心头。

母亲是一位热心的人，在我上初中时，邻居老太太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煤矿，一个在部队。老太太不愿待城里，与儿子一起生活，就回到村子。母亲看到她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就让她搬过来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其间，母亲还应付老太太要求，给她的“三十金莲”做了一双布鞋，算是了却了老太太最后的心愿。这一住下来就是很多年，直到老太太去世前，才搬离了我家。

随着父母年龄增长，子女个个都成长起来，先后成家立业，父母的担子比过去轻了许多，生活也好了很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哥哥姐姐们给母亲买的新衣服、新鞋，她总是舍不得穿，有些衣服直到母亲去世都没有上过身。我想，可能是母亲右手活动不便、右脚摔伤后鞋不合适的缘故，也可能是母亲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或是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但不管怎样，干净整洁是母亲一生的形象，勤俭持家是母亲的一种品质，更是伴我军旅生涯的航标。

如今，每当我看见千层底，就不由自主地拿起来看看，想再穿一次母亲做的布鞋。我也想再躺在母亲怀里撒一回娇，只可惜，母亲只会在我梦里出现。教育我的是她诸多的唠叨，陪伴我的是她不起眼的小事大胸怀，引领我走好军旅路的是她给我做的最后一双布棉鞋。

# 宝鸡荣光赋

■李玉勋 靳军红

巍巍秦岭，亿载轩昂。  
泱泱渭河，万古绝唱！  
神鸡啼鸣，破晓东方。  
北南分水，黄河长江。  
宅兹中国，此地发祥。  
关中平原，雄风浩荡！  
壮哉宝鸡，无上荣光！

八千年前，先民垦荒，  
仰韶文化，史前辉煌。

始祖炎帝，教民农桑，  
农耕文明，始于陈仓。  
周秦文明，世界颂扬，  
青铜生辉，诗经流芳。  
古哉宝鸡，无上荣光！

雄伟太白，神奇万象。  
中华石鼓，震撼心房。  
法门瑰宝，犹见盛唐。  
关山草原，皇家牧场。

红河神谷，绿野仙乡。  
柏塬龙山，人间天堂。  
美哉宝鸡，无上荣光！

文化铸魂，百业兴旺。  
世界钛都，经济栋梁。  
装备制造，固基强邦。  
丝路汽车，行业隆昌。  
黄金圣果，畅销西方。  
十大荣誉，全球向往。

盛哉宝鸡，无上荣光！

陈仓大地，龙腾凤翔。  
渭河两岸，群情激昂。  
众志成城，建设城乡。  
迈上新程，步伐铿锵！  
初心铭记，旗帜领航。  
同铸宏业，共圆梦想。  
伟哉宝鸡，无上荣光！

# 清姜记忆

◎杜西鹏

清姜地区在宝鸡地图上位于秦岭北麓、清姜河东畔、渭河以南的一块三角地带，但很多上点年龄的宝鸡人，首先会想起北至公园路、南至益门这条以数字代码命名工厂居多的街道，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清姜是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一块宝地。

清姜是姜炎文化发源地，这片神奇的土地至今流传着炎帝尝百草、教民稼穡的古老传说，诞生于这里的长岭牌电冰箱、宝花牌空调、烽火牌收音机、凌云电子琴等，享誉全国。其中让宝鸡人自豪的“43号信箱”生产的长岭冰箱，外来拉货的大车经常在狭窄的清姜路上排起长队，广告语“大树底下好乘凉，长岭冰箱”时至今日仍在老一辈人的心头萦绕，成为他们心头永远的“清凉”记忆。宝花窗式空调尽管用起来噪声大，但是制冷效果相当不错，在当时人

们防暑依靠蒲扇、吊扇、落地扇的时候，谁家能用起空调那绝对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凌云电子琴尽管造型简单、音色单调，但在那个年代能拥有的人家却比现在拥有钢琴的人家还稀缺……

最让人羡慕的是，大多数人还在低矮的平房里饱受油烟之苦，这些工厂的职工已经住上了宽敞明亮整洁的楼房。尤其是他们整齐亮丽的工作服，着实让小厂里那些穿着说蓝不蓝、说灰不灰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心生嫉妒。在那黑灰居多的时代，这抹亮色让他们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每逢周末，往返清姜和经二路的公交车就会一趟一趟从大坡上呼啸而下，又会轰鸣着从坡下面将在市区进票的人们送回。这些从北京、上海、东北等地扎根宝鸡的大厂人，不仅为清姜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给人们的思维、生活方

式带来了变革。单从说话来讲，当时宝鸡很多地方以方言和河南话为主，而在清姜却是以普通话为主。每到下班时间或周末，普通话、东北话、宝鸡方言就在集贸市场、路边小摊相互讨价还价。就连年轻人谈恋爱首选都是清姜，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先清姜，后宝鸡，实在不行去其他地。”

说起清姜，姜城堡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姜城堡位于清姜大坡边的高台上，是神农故里，中华农业的开创和中医药的诞生都和它有很深的渊源。据当地人讲，早年间这里有高大的城堡用来防土匪，姜城堡由此而得名。

对姜城堡最早的记忆，是我上初中时一个同学家在村里租房住，周末

去他家玩，进村后七弯八拐来到一个小院子，进去后房东住在一楼，同学家住在二楼。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同学家已经有录音机，于是我从一盒盒卡带上认识了张蔷、费翔、苏芮……有时候夹带了，我俩还要手忙脚乱地用铅笔把磁带

卷好。兴致来了同学也会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一首，歌声夹杂着楼下房东训斥孩子的声音与犬吠声，和着房东做饭、烧锅的烟火气在村子上空飘荡，这也是我们当时最快乐、最高端的娱乐活动。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姜城堡狭窄的街道、凌乱错落的民房，以及落后的生活设施已远远跟不上时代步伐，四周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上面的人可

以居高临下看到村里的全貌。为了改变城中村落后的面貌，2020年姜城堡旧城改造正式开始，伴随着拆迁机器的轰鸣声，一间间老旧的房屋应声倒下，也标志着这个古老的村子即将涅槃重生。

时过境迁，大散关金戈铁马的嗒嗒蹄声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而我依旧每天面对清姜白天的繁华，享受它夜晚的宁静，感受它被春日唤醒的勃勃生机，体味夏日来自秦岭的清凉，收获秋日醉人的硕果，享受冬日的洁净，陪伴着它成长脚步，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